

許歷農風骨嶙峋

(本文插圖第4頁)

康 僑

立法院預算審查會政院列席官員一向誠惶誠恐，深恐一語不洽，觸怒趾高氣揚的質詢立委，獨有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許歷農，不亢不卑，胸懷坦蕩，答覆詢問，語調鏗鏘，堅定誠懇，博得旁觀者的熱烈掌聲。使有意為難他的立委一時語塞，當場楞住，對他又愛又恨，莫知所措。

民代與官員都是服務人民，造福鄉邦，目標一致。理應相互尊重，維持基本禮貌。不料少數民代態度倨傲，不可一世，對待官員聲色俱厲。極盡挖苦羞辱之能事。而有些官員對立委如耗子見貓，十分害怕，答詢語調顛抖，差三落四，反而易被抓住小辮子，窮追猛打，難以應付。而許主委據理力爭，不稍屈服，反能贏得敬重。

前經濟部長有鐵頭之稱的趙耀東說得好：「做官要把紗帽拎在手上，隨時準備摔掉。」許主委即具有此担当，所以面對質詢立委不憂不懼，侃侃而談。當立委林錫山、林志嘉、陳水扁、盧修一等批評輔導會績效不彰，所屬事業「與民爭利」，要求他辭職時，他表示絕不戀棧，但解釋要在兩種情況下辭職；一是自己覺得該離職時，二是行政院要他離職。接着他又強調不會因任何人的要求而決定去留，他自己會作考量。他說：「每天有人希望我下台，也有人希望我不下台，我會在民意中考量。」他強調他的心情只希望為榮民袍澤犧牲奉獻。

許主委的話，擲地有聲，確能表達一位政務官的風骨。同時亦顯示少數立委自我膨脹，有「不知我是誰」的自大作風，更令人對民代不知為國家惜才、愛才、保才而感憂心。

知道許主委為人者，均推崇他誠懇、踏實、具有親和力，不像一般軍事將領嚴肅刻板。自從被派為「榮民家長」，他即以榮民的保母自居，經常僕僕風塵，奔波南北，慰問榮民弟兄，每至一地，必深入榮民每一家庭，榮民居住在彎彎曲曲的窄巷中，他也不辭勞苦，上下樓梯，摸索尋找，必逐屋一一慰問，常感動得老榮民熱淚盈眶，激動不已。

許歷農主委是安徽貴池人，民國十年生，陸軍官校十六期工兵科畢業，專長通信兵，當時正值抗戰期間，他畢業於設在江西的第三分校，日後能以非戰鬥科出身而手握虎符，執掌重要軍職，相當不易，可見其才智識見，必有過人之處。民國廿九年許氏自官校畢業，曾任職第廿五軍軍長黃伯韜麾下，隨後出任青年軍二〇八師連長，抗戰期間參加過浙贛戰役，皖南戰役，剿共時期的華北會戰及登步戰役，但在他的戰鬥經驗中，仍以四十七年的八二三金門砲戰最為激烈。當時許歷農任步兵團長，駐守金東鵠山地區，獨當其中國頭方面最猛烈的炮擊，敵炮曾把該團守備區內的樹木全部削平，可見其處境之艱險。此後許氏被節節擢升至指揮領導階層。

許歷農曾任陸軍官校教育長、校長、政戰學校校長、軍團司令、金防部司令、總政戰部主任等要職。許氏帶兵治事，一向不愠不火，向被視為「儒將」，其部屬指出，他有工作狂，對部屬要求嚴格，但絕少疾顏厲色，能尊重他人意見和人格尊嚴，和軍中「威猛」型的將領有很大的分野。因此，他的學生和部屬對他多有正面的評價。

他在擔任陸官及政戰學校校長時，兩校學生均佩服他的國學根基，認為他能尊重教授學者，愛護學生，學生們背後都稱呼他為「許老爹」或「老爸爸」。他在校長任內力主優秀學生出國留學，並在資歷上善加培育，作為未來國軍的骨幹。

從外型上看許歷農，很難覺察他的軍人身分，倒像一位中級公務員。但接近他的人指出他思維細密，政治敏感度高，在國軍高級將領中，獨具內斂的「政治性格」。

他到輔導會後立即在盥洗室加裝沐浴設備，並在辦公室內準備寢具，以備日夜加班，應付浩繁的工作。他的幕僚都認為他精力過人，永不疲倦。他律已甚嚴，自奉儉約，迄今一家三口仍住在只有廿六坪的公家宿舍中，經常以「一碗麵」果腹，從不浪費奢華，這樣一位廉能勤勉的官員，竟橫遭挑剔，難怪會引人反感。

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五日